

江山萬里行 (一)

吳國柄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從鄉下人到留學生

我出生在湖北建始縣深山老林的山區，九歲到北京念京師模範兩等小學，畢業後讀南開中學，中學畢業考上交通部唐山學院土木工程系。這是我在國內吸收新式的基本教育。

唐山學院畢業後考取留英，歷盡重重艱難，萬般奔波才達到出國的目的。由北京坐火車到上海，上海坐輪船到法國的馬賽上岸，換乘火車由法國到英國，這是旅行教育。因為「百聞不如一見」，「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所以，旅行教育對我的幫助很大。

在倫敦大學四年學機械工程，得到英國皇家工程師的證書，使我的學識和英國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們一樣。

尤其是跳舞是我最大的收穫。跳舞在歐美是很普遍的，不會跳舞就不能加入他們的家庭和社會，不能加入他們的社會就不能切實學西洋實用的語文和科學技術，留學也是白去的。

我在倫敦讀書時，覺得機械都是鋼鐵做成的，機械不懂鋼鐵還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課外加學冶金。很幸運地遇到冶金教授的太太，他很好看，因為那時我的舞跳得很好，同時態度大方，應對得體，因此得到師母的資助，供給學治

金的學費，生活也逐漸轉好，得以進入他們的社會。更幸運的遇上糖果大王的獨生女，供給汽車、汽油，使我成為有車階級。這時，一向歧視中國留學生的英國人對我竟另眼相看了。

霧倫敦與花都巴黎

歐洲的國家很多，語言也有很多種。我初到法國一句法文也不會說，覺得有隔閡。所以第二次到法國就學法文。法國位於歐洲的中心，東西南北來往的旅客都要經過法國首都——巴黎，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富商大賈都要到巴黎聚會，巴黎可以說是「人的市場」。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有很多人到巴黎遊玩渡假，他們需要說法文而停留的時間又不久，於是專為美國人準備的小冊子，一邊是英文，一邊是法文，這些美國人就用小冊子講話。英文除歐洲外世界各地都流行，是世界上公共的語言。但是在歐洲則不然。英文在歐洲吃不開，歐洲的公共語言是法文。

我到歐洲一看法文非常重要，所以利用學校放寒暑假的時間到法國學法文。我學法文的方法是一面念、一面說，學一句說一句，一天學一個字、一句，一個月就有三十個字三十句。三個月



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早年任京奉鐵路工程師兼唐山造車廠廠首時的照相。

就有一百個字、一百句話，所以我待了三個月就能說流利的法文。尤其我會跳英國式的舞，他們都很歡迎，到鄉下的葡萄園認識一位小姐，天天和她在一起讀法國報、講法語，所以進步很快。

我懂中文、英文再學法文是很容易的，法文的書我都看的懂，而且用法文說話是一種習慣，要天天不停地練習，暑假後回到學校，每天早晨在同學未到課堂之前作法語的會話，因此我學習法文並沒有因回到倫敦而中斷。

巴黎生活程度比倫敦低，在巴黎住的外國人都是有錢人，賺錢很容易，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我身體好，會說英、法文，所以在巴黎的任何場所都受女人的歡迎，因此我除了房租外，其他的都不著花錢。

法國的民族性完全做到自由、平等、博愛，比利時和法國一樣，但女人沒有法國的多，一到法國、比國就好像回到家一樣的溫暖。雖然英國人對我很友好，但社會情形和法國不同。英國在屋內怎樣都行，出了門就不同，有種族的界限，另外倫敦的活動都在屋裏，不容易見到其他的人。在巴黎人行道兩邊都是露天的咖啡館，男女坐在咖啡館喝咖啡看來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衣冠楚楚的紳士，就像看服裝表演，一杯咖啡喝很長的時間，如果碰到有緣的人，一起到別處吃飯、跳舞。所以我喜歡到巴黎，把英國當作求學的地方，法、比當作休假之地。

初到法國，我先學說話後學文字。語言的拼音很困難，我用中文注音學法文，就像中國鄉下人會說話不識字。

我喜歡到巴黎，只要學校一放假，我就上巴黎，我切實做到讀書的時候，用心的唸書，休假的時候，用心的學語文，因此，我的功課考試成績特別好，精神顯得活潑愉快。

由比利時到剛果去

我學習鋼鐵時，教授告訴我鋼鐵的學問、理論不多，主要是實地觀察，他介紹我到英國鋼鐵廠參觀，只是走馬看花的看一看，因為英國不歡迎有知識的外國人去參觀學習。因此，我每次和教授一起去都是化裝，穿他們的衣服帶有色的眼鏡，但是也只能看到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而已。所以，教授主張我到比國的鋼鐵廠實習，因為那邊缺少技術人員和工人。

在比國很幸運的碰到隨海鐵路督辦張弧，介紹我認識一位沙立洋行經理查理士，他介紹我到比國最大的烏格瑞鋼鐵廠實習，廠長的獨生女當我的女秘書。

實習期滿派我坐船到非洲剛果交貨，這次海上旅行就好像蜜月旅行。到了剛果，因為我語言說的流利，舞藝出色，剛果總督伉儷很歡迎我，原來一個沒沒無名的學生，頓時成了年輕出色的外交官，身價百倍，享受人生的一切快樂。剛果總督留我在剛果工作，我為了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祇好謝謝他的好意。

比國很重視我這個留學生，認為我是最漂亮、最能幹的留學生，要訓練我為發展中、比商務而戮力。從前李鴻章到過比國，兩湖總督張之洞又向比國買了一座鋼鐵廠到漢陽，所以比國政府

竭力要培植我，希望我成為優秀的商業人員，派我到地博洋行學商務，並介紹我和華比銀行總經理取得聯繫，預備將來中、比交換生產的東西。這時我對於土木、機械工程和冶金、貿易等都有了一些心得，而且和他們都有聯繫。回想從小學到留學獲得學位並考上皇家工程師後歸國，自己曾決心貢獻所學，竭盡心力，為建設新中國而効命。

我正預備離歐返國時，接獲通知得到徐專使的垂愛，要當面和我談談。很幸運的我通過面試奉委為徐專使的隨員，陪同專使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承徐專使的提拔委派我為陸軍工兵少校副官長。在歐美，少校副官長已是很高的職位，我幸運的隨專使考察歐洲的大戰場，把我所學的科學知識用在考察戰場、工事構築以及政經各方面，獲益良多。

跳舞是交際應酬和宴會中必需有的技能，我對跳舞差幸有研究，奉派代表徐專使和地主國的皇后、王妃，以及高級官員的貴夫人共舞，開了我國外交人員有史以來對歐洲的交際活動。

學業完成，隨徐專使考察歐美、日本各國返國後，本想就見聞所得，在徐專使的指導之下，為祖國効命，可惜徐專使不幸被刺身亡，失去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好長官，萬分悲痛，尤憤恨軍閥禍國殃民，祇好化悲憤為力量，先求瞭解國內的情形，探求被人稱為「東亞病夫」的祖國，病根到底在那裏，我要追隨有志之士共同來醫治國家之病，洗刷我們的恥辱。

首先，我細心在北京觀察社會情形和一般人

的生活。出國四年回來我發現北京和一九二一年我離開時一樣毫無進步。最糟的是北洋大小軍閥割據，互相爭權奪利，連年內戰，民不聊生。

有影響力的留學生

出國前後，我讀 國父護法宣言及中國國民黨改組與革命軍的建立文告，對新中國的建設充滿無限的希望與信心。對留學前輩張伯苓、胡適、蔡元培等的志事與行誼極感興趣，對李鴻章、張之洞自強運動的得失也作過一番研究。李鴻章曾經考察過歐洲也可說是準留學生，他和張之洞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購買歐洲的機器，整個鐵工廠、兵工廠都創建在湖北，不到幾年工夫，武漢成了新文化的據點。可是政治上不上軌道，教育沒有科學、工業的知識，這些工廠就好像一朵鮮花插在花瓶，沒多久就凋零，工廠設立後沒有注意研究發展的工作，因後繼無人而宣告停工。

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導師 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原是懸壺濟世的醫師，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以近代科學教育為主，可以說是最傑出的潛心研究西洋政治與中國固有學術的人傑，他看到滿清政府腐敗，喪權辱國，便起來鼓吹革命，經過十次的失敗終於推翻滿清。專制政府雖然垮了，但因袁世凱竊國，造成軍閥割據，內戰頻仍，毀法亂紀，孫先生號召國人護法護國，不避艱險危難，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受孫先生的感召，尤其崇拜孫先生的實業計劃，迎頭趕上歐美文明國家。

南開中學校長，我的老師張伯苓先生，他也

是早期有影響力的留學生，他認為國人有五大病根，「愚」、「弱」、「貧」、「散」、「私」。愚——受教育的機會不多，人民無現代智識。弱——人民吸食鴉片、打牌，危害身體甚巨。貧——人民身體衰弱，無特殊技能，僅靠田地的收入為生是不够的，故人民生活貧窮。散——外人稱中國是一盤散沙，不團結，中國俗諺有「自掃門前雪，休顧他人瓦上霜」。私——自私，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管他人的死活。

我去英國留學之前會到天津，順路去拜望張伯苓校長，他告訴我國人的五大病根，要我學成回國戮力建設工作。他說：「你不要祇為自己念書，而是要為全中國沒有知識的人念書。」他問我到英國學那一科？我說學工程，他說：「工程是不容易學的，小時候我也想學工程，但基礎不好沒學會。你有交大工程知識的基礎，又有南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精神，要飽學歸國，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發揮你的才能、學問，這是我對你的期望和臨別的贈言。」張校長的這席話，我長記心中。

胡適，一九一四年留美返國，到南開中學演講，主張學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我手寫我口。胡先生穿著一襲長袍，我在台下聽的很起勁。演講後，張伯苓校長下令全校不用文言文寫作。那時的文字、語言不統一，念出來的文章老百姓聽不懂，所以胡先生提倡白話文，全國贊成，使得語言、文字統一，這是他對文化上的貢獻。

蔡元培（留德）、李石曾（留法）、吳稚暉（到過英國），三位學者在國內鼓吹學生到歐

洲勤工儉學，國內青年一窩蜂的跑到歐洲。這三位先生和國外沒有接頭，國內也沒有專辦勤工儉學的機構，這些學生陸續的去了三、四千人，到法國的馬賽登陸。上岸後，發現無工可做，語言不通，不能上學，只好流浪異國街頭。

這些勤工儉學的學生都是中、小學程度，愛國心有餘，但沒有學問。到了英、法以後，語言不通，進不了學校，得不到獎學金，真是進退兩難。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共產黨想赤化中國和全世界，見此大好良機，豈肯輕易放過，就把這三、四千名勤工儉學的學生弄到俄國，不教他們高深的學問和專門技能，專訓練他們破壞中國固有的社會，顛覆中國的政府，達到赤化中國的目的，這些人沒有建設中國的實學和技能，回到中國以後，對中國有害無益是可以意料的。這種盲目、沒有整個計劃的留學，對中國毫無幫助，反而禍害國家，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人。

有些留學生回國後，到學校當教授，或在洋行做事，還算是好的，有的更墮落吸毒、賣國，令人浩嘆。

回國後的幾個打算

回國後應該做什麼事，這是我天天在心裏想著的。我常想父母生我、育我，舅舅朱和中鼓勵我學實用的科技，張伯苓校長告訴我中國的五大病根，病根不除，中國無法富強。又見胡適之先生找出中國文字、語言上的弱點，統一中國的語文。想想自己學的是工程，要如何利用我的學識

報效國家，這是我結婚後，天天都在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和內人結婚一個月的蜜月後，我計劃出來做事。

首先想到工廠去做事，但是中國工業落後，除上海有工廠外，其他地方幾乎可說是沒有工廠。

其次想當教員，教授工程學科，但我國工程的學校很少，就是有，教員的名額都是滿的無法進去。

第三想經商，但沒有本錢，又不知該賣什麼東西，我所學的國際貿易也無用武之地。

第四打算當軍人，但見軍閥割據，內戰頻繁，不敢招惹他們，怕生命有危險，在內戰中犧牲了生命太可惜。

好幾條路都行不通，祇有在工程上求發展，因為工程在當時是中國的新學問，也是建國的必需品。於是我想見段執政祺瑞，請他派給我一個工作。我把求見段祺瑞的事告訴父親，父親說：「你見段執政可以，但要說出自己的目標，他才好派工作。」

我在交大學土木工程，英國學機械工程，比國學鋼鐵、冶金，想在這三項中找一種適合的工作，經仔細的考慮，希望到中國最大的鐵路工廠服務，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觀察各界的情形，企求對張伯苓校長說醫治中國五大病根有點滴之獻。我把想法告訴父親，他很贊成，立刻打電話給段執政的二少爺段運凱，人稱段二爺。說我要見段執政，段二爺立即幫我在執政府登記，不久執政府就通知我去見段執政。

見段祺瑞介紹工作

十五年二月初的一天早上，十點多，我到執政府見段祺瑞。段執政身穿長袍，我見了他恭敬的鞠躬，他說：「我知道你學的很好，你打算要做什麼事？」我說：「預備在鐵路工廠服務。」

「我和交通部長說讓你在最大的鐵路工廠工作。」段執政馬上叫侍從請交通部長來談話。

沒多久，交通部龔心湛部長進來，執政指著我說：「他是徐專使的隨員。」龔部長說：「我們在國宴上見過。」執政說：「他現在鐵路廠服務。」龔部長說：「好，你跟我來。」我們辭別了段執政，一同坐馬車到交通部。

在馬車上，龔部長問我考察歐美、日本各國的情形，嘉許我幫助徐專使的地方很多。到交通部找育才科科長，因為我是交大的學生，便派我到京奉鐵路唐山造車廠服務，至於做什麼事則由京奉鐵路局分派。於是，我滿懷興奮的心情回家，準備前往京奉鐵路報到。

京奉鐵路唐山車廠

沒幾天，接到育才科的通知叫我到京奉鐵路局接洽。京奉鐵路局在天津，我一個人坐火車到天津，京奉鐵路局長蔭槐是奉軍的主要人物，他不在天津辦公只用他的名義而已，所以沒見到常局長。

常局長的主任秘書告訴我：「你的工作是派到唐山造車廠鍛鐵廠當廠首，這個職位原是英國人史密斯 Smith 的，他辭職很久想回國，但找不

到一個懂鋼鐵的人代替，你來的正好。這個部門歸機務處，處長是英國人葛瑞爾 Greer，他要用有真才實學的人，你是英國留學生相信你能勝任。」主任秘書說完給我一封信和一張頭等車票，叫我到唐山機務處報到。

唐山是我的母校交大所在地，所以對那裏的情形很熟。下午乘火車到唐山，抵達時天色已晚，住進洋客廳（開灤煤礦局裏的外國人而設的招待所）裏面設備豪華，價錢便宜。本想到母校交大看看，但時候不早，寫信向父母親稟報奉派工作的經過後，熄燈就寢。

次晨到唐山造車廠機務處，處長是英國人葛瑞爾，副處長是孫揆伯，孫副處長是英國的老留學生，學機械的，和舅舅朱和同時到歐洲。兒子孫立己是我南開的同學，在唐山讀書時我常到他家玩。還有個女兒在北京協和醫院學護士，在我們眼中是個受人仰慕的對象，聽說孫小姐長的很漂亮，但沒見過。

我晉見處長之前，先去拜見孫揆伯副處長，他說：「你來的正好，我們找了很久找不到代替史密斯的人。」他立即引導我往見葛瑞爾。葛處長和我談了幾個問題之後，很高興的說：「很少見到英國留學生講這麼好的英文，你從那兒學的？」

「我從幼稚園開始學起。」

「你家住在英國？」

「不是。我初到英國語言不通，有位小姐姐由幼稚園學起。」

我把倫敦大學和英國皇家工程師的文憑給他

看，他說：「太好了」。立刻打電話給史密斯叫他到公事房來，說：「你可以回英國了，代替你的人來了。」我和史密斯一起到鐵廠看看，我問他「爲什麼要離開？」他說：「這個工作我很喜歡，但是下班後沒地方去，又沒有夜生活，寂寞的很。」史密斯是倫敦人，我問他不想克來卜翰公園 Clapham Common ？他說：「想死了。你來了我要趕快到上海坐船回國。」

我在唐山讀書時，造車廠就在我們學校的東面，只隔一條京奉鐵路，但我從沒有去參觀過，因爲我們學校的校長是大官，不明白教育的目的，在學校不會見過校長，不會聽他訓過話，而且常換校長，就是換誰也不知道。教務長只知道教書，完全不顧學生的課外參觀，尤其是 C. C. 羅更讓人害怕，叫我們死背書，所以在校三年都沒參觀過造車廠。

這次我將在英國學到的一些知識和考察歐美各國的心得，來這個工廠工作實習，深自慶幸。造車廠本地人叫「南廠」，因爲它位於唐山市的南邊，我把工作安定後，在南廠東面牆外找棟房子，離美國兵營很近，治安很好。房子原是副廠長沈葆萊住的，他搬到鐵路工廠的宿舍把房子讓給我，有電燈、電話、有水，非常安適，我隨即設法把家眷接來這裏。

新家庭與家中常客

首次和內人汪寄歸到唐山住在洋客廳招待所。內人那時是師範學校女子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只剩最後一學期就畢業了，如果他不到學校上課

就拿不到文憑，住招待所的這段日子，她把學校的功課帶來，我上班時她在家自修，我看她讀的是一些有關教育和普通的中文書，還有一本很厚的洋裝書「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我翻開一看只有第一頁寫滿了中國字，以後的都是空白。我問她：「這本書念的多久了？」

「半年。」
我說：「女學生念這個沒用。」
「這是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教授介紹我們買的。」

我問她：「學校有些什麼教授？」
「有個美國留學生年紀很輕，教政治科學，教了半年一頁都沒教完。另外一個是英國留學生黃建中，教國文。我們畢業那年學校要我們參觀外國人辦的學校，學校看黃建中是英國留學生要他領我們去參觀，那知到了外國學校和外國人一見面，他一句話也不會說，幸好有位同學是教會的，會說英文由她翻譯。」

北平女師大開學了，內人回到北京完成學業。在她離開的這段時間，我仔細推究從何處下手作有效的建設工作。張伯苓先生指出的中國五大病根，天天縈繞在我的腦海，胡適提倡新文學救了一項，而我對於工程自信尚有心得，也看過世界歐美情形，但不知應該做什麼？因此想考察都市的市政，唐山的市政參觀考察完畢，接著想瞭解北京和天津的情形。北京是當時北政府的首都，完全是中國式的；天津是通商大埠，華洋雜處。參觀考察了這二個都市後，才決定到那兒服務，貢獻我的學習心得。

內人回北京後，我在唐山租了一棟房子座北朝南，上房一排六間有走廊，東邊有兩間客房和大門房，西邊有三間，兩間佣人的房間和廚房、廁所。南邊是圍牆，牆外是空地，中間有很大的院子可以種花，每個月租金二十塊現大洋。半年後，內人畢業了拿到文憑，於是母親和她帶了二個姓董夫婦的佣人到唐山，把陪嫁的銅床、傢俱都運來。母親雖是鄉下人，不過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北京官太太味十足，在唐山沒親戚、朋友，住不慣，加上北京家裏只有父親一個人，就回北京去了。

內人有好個同學陳衡翠要到我們家看看，她的個性較內人活躍，自她來後家裏的氣氛比以前要好的多。我住的房子很多，孫揆伯的姪子在工廠工作，要分租我的房子，我答應了。但是他的生活習慣和我們不同，所以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彼此很少往來。

和我同住一屋的董××君是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的，是財政部次長董世恩的兒子，陸鴻濤督軍的乾兒子。他看我在唐山做事也要到唐山來，在鍋爐房當監工幫助賈德(Jack)。他有二個太太，一個中國太太，一個法國太太，他把法國太太帶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前面的房子住法國太太，後面的住中國太太。因爲天津不能和巴黎比，所以兩個人就鬧撒扭，法國太太在外面認識一個法國兵，過了不久，法國太太發現董君有中國太太就要回巴黎。回國前，她亂買東西花了很多錢，董家也沒辦法。她又到法國租界的法院告董君重婚，董君不得已只好讓她回國。董君帶著中

國太太到唐山，住在我家。在國外董君沒學到什麼，本來工廠要他接替賈德的工作，但他沒有真才實學無法勝任，就離開唐山。

以後又來了一位任世傑，是我在唐山時的同學，交通大學畢業後，在鑄鐵廠做事，沒有地方住就住在老董的房間。一種房子住了三家，各自為政沒有組織。我的意思是在唐山最多住兩年就要離開，雖然我學的是鐵路火車工程，但這裏不能發揮我所學，學多用少，因此我常到天津，希望能找到新工作。

唐山車廠三大部門

唐山造車廠屬京奉鐵路機務處，處長是英國人葛瑞爾。年紀約五十多歲。工廠創辦時他就一直在這裏工作，最後升任處長。工廠面積很大，四周有很高的圍牆，是一九〇四年向英國借款建造的，京奉鐵路北京到天津段由日本管理，天津至山海關段由美國管理，所以治安很好。

唐山車廠分三大部門：

一、機車製造廠 (Locomotive Works)，專門製造修理火車頭，火車除車輪、汽缸外都是唐山造車廠製造的。這部門約有三百名工人，都是廣東人，很少本地的工人，機器設備都是新式的英國機器，鍋爐廠的鋼板、管子從外國進口，只在唐山裝配。

二、客貨車廠 (Car Works)，專門製造客、貨車，除車輪外其他零件都是工廠自己製造的。客貨車廠又分

a. 鍛鐵廠 Black Smith Shop

b. 木工廠 Carpenter Shop

c. 車輪廠 Wheel Shop

d. 車底盤廠 Chassis Bog Shop

e. 油漆廠 Paint Shop

工人約有五百多位。客、貨車廠除供給本部用車外，還供給開灤煤礦的運煤車。開灤礦物局約有兩千多輛運煤車，大部分的煤運到秦皇島，送上輪船供給英國海軍、商船和上海、香港的用煤，生意很好，運煤車當然很多。

三、小工隊 Yard Works，專管調動車輪、運送材料，工人約有二百多人。

唐山鎮的生活情調

唐山鎮很小，晚上沒有夜生活，生活枯燥無味，所以不管薪水多少，英國人都不願意做，要回國。葛瑞爾看到這種情形就提拔中國人做這些工作，因為許多大學生華而不實，工作毫無效果，於是他從童工 Boy 提拔上來。我到唐山時只剩鍋爐廠、客貨車製造廠有外國人，鍋爐廠的賈德、造車廠的羅伊德，都是外籍技術人員。我雖是鍛鐵廠首，但實際的工作是羅伊德的助理，羅伊德的合約快期滿了，在英國又找不到妥當的人代替他，所以他告假時都由我代替。

工廠的工資是固定的，但為了鼓勵工人努力工作，用裏工包活的制度即包工制。如果機器的零件壞了，叫工人估計多少工，叫他們算工價，例如八工可以做成的，估價要十二工，多的四工就是獎金，因此工人都很願意做。估工由工人自己估，用多少時間可以做好一個零件，用中文填

寫再翻成英文，由廠首簽字，估價單送到會計處後，會計處照單列帳填表，報告廠長沙格敦先生 Mr. Suggden，他簽字後再送到葛瑞爾那兒，葛瑞爾批准了，就每個月發錢一次。

機務處在車站的旁邊，所有的火車到唐山站都要檢查或許換火車頭，檢查員 (Loco-Inspector) 由葛瑞爾派的，都是英國人，專門檢查車頭的性能及是否有毛病，可以決定車頭是否能繼續行駛或進場修理，權力很大，換不換車頭就在他的口。據說這個職位是最發財的，因為由關外到北京可以偷帶私貨，要是進廠換車頭，走私的人就達不到目的。

檢查員有車子掛在火車後面，把原來穿的衣服掛在車上，換上工作服檢驗車頭，檢查完畢回到車上，據說口袋裝滿了錢，如果錢給的多就不必換車頭，錢給的少就要進廠換車頭。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因為我只是聽說而已。

京奉鐵路是向英國借款建造的，在山海關有橋樑廠，在塘沽有材料廠，供給全路的材料，如枕木、鋼軌、螺絲、道釘，主管都是英國人。唐山高級職員喝的水都是從山海關運來的，煤由公家供給，所以在那兒生活很優裕，而且每個禮拜有公事車到天津，都是外國人搭乘，中國人不能坐。

全線鐵路的工務站長都是英國人，但他們都不願意做，唐山交大的學生畢業後都換成中國人。因為待遇優渥，所以唐山的學生很樂意在鐵路上班。

(未完待續)